

也談傳奇怪人于國楨

馮夷

(本文插圖刊第四頁)

中外雜誌二百二十二期王祥麟先生撰「傳奇怪人于國楨」，內容翔實生動而有趣。筆者與于國楨係多年老友，關於他的奇聞怪事，知道得不少，王先生所敘述的，我也知道一些。文內有的是記錯了，如：①于國楨做過甘肅省民政廳長兼代理省主席，係熱河省民政廳長兼代省主席之誤。②于國楨之夫人，是上海新華藝專畢業，並非杭州藝專畢業。③于國楨來臺後曾任臺中縣長，不是臺中市長。民國四十二年，于國楨因患心臟病逝世，于國楨夫人亦於五年後病故，至今已三十餘年矣，今于國楨墓木已拱，緬懷故人，能不悵然。

憤世嫉俗玩世不恭

于國楨係北平人，他的先世住在北平附近的通縣一帶，家境清苦，甚至窮得沒有飯吃。他和我說過，小孩子的時候，經常到菜市場，撿些菜販不要的又髒又爛的菜葉，拿回家去，用鹽水煮了一鍋，這是他家唯一的「法國大菜」。因為家庭環境的關係，養成他憤世嫉俗、玩世不恭的性格；對那些豪門巨宦，他都瞧不起，認為都

是封建餘孽、新中國的絆腳石，非打倒不可。他的家庭太窮了，沒有力量供他好好的讀書，他小學都沒有畢業，因為他無力繳學費，又喜歡和人打架，以致被學校開除。他不但被小學開除，後來還被莫斯科孫逸仙大學（俗稱莫斯科中山大學）開除，原因是他不聽共產黨那一套，以共黨都是黑白顛倒、是非不分的。如果共產黨把白的叫成黑的，他們的黨徒，也只有服從，叫成黑的，絕對不能違反黨的命令；所以共產黨的字典中，沒有什麼道義、是非和廉恥的字樣。于國楨是性情中人，他說他自己雖然是個道地的無產階級出身，但不能不講是非呀！結果以「流氓無產階級」的理由被莫斯科中大開除。

與皮以書有一段情

他留俄期間，開的笑話也不少。今日健在的留俄同學，今總統經國先生、谷正綱、鄧文儀、王新衡，以及已故的谷正鼎、賀衷寒、皮以書等有數百人之多。馮玉祥的兒子馮洪國，也是其中之一，于國楨有時就大發神經地說：「蔣經國是蔣總司令介公的兒子，馮洪國是馮總司令玉祥的

兒子，我是于總司令右任（按于右任曾任靖國軍總司令）的兒子，我現在不叫于國楨了，我要改名為于楨國。」這一國三公，除今總統經國先生領導我們全國軍民，奮發圖強，待機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外，可惜于國楨早逝（享年五十三歲），假使他晚死二十年，對臺灣地方的建設，可能會有更多的貢獻。馮洪國是馮玉祥的大兒子（馮氏前妻所生，非李德全所出）。從蘇聯回國以後，文職既不行，武的工作也不能勝任，直到抗戰中後期，始在馮系劉汝明（子亮）集團內為輜重團長。這傢伙真够膽大，除盜賣公物外，抗戰期間最重要的汽油（一滴汽油一滴血），居然被他侵佔出賣。劉汝明將軍氣得要死，但馮洪國為老長官的兒子莫可奈何。這要是在中央軍系統內，盜賣汽油一定要槍決的。劉汝明在萬般無奈下，把馮洪國撤職了事，後來馮玉祥知道了寫信給馮洪國說：「你趕快自殺吧！我的老臉都叫你給丟光了！」于國楨在莫斯科時，還有一段羅曼史，他曾向皮以書女士求過婚（皮以書四川南川人，來臺後任立法委員及全國婦聯總會總幹事，為谷正鼎夫人因癌症逝世）。于國楨並不諱言其事，並

說一度感情不錯。我問他以後為何又告吹了呢？他說：「你看我這種德性，她能嫁給我嗎？佳人已歸沙吒利，不談也罷。」民國卅八年，中央政府遷臺，三十九年婦聯總會在蔣夫人領導下成立，皮以書出任總幹事，陳尙文夫人呂錦花為副總幹事。婦聯總會因為經費不足無法開展工作，只好向各方面募捐，請求資助。那時于國楨為臺中縣長，他接到皮以書的求助信後，以縣政府名義，捐獻新臺幣五千元（那時數字較大），也許是故劍之情，難以忘懷吧！

一身衣裳又臭又髒

于國楨為人邋邇，不修邊幅，好像沒有穿過皮鞋，更不用說是穿西裝了。一身衣裳又臭又髒，來臺後還是那個老樣子。夏天穿一條黃短褲，上面一件粗布的香港衫，腳上穿的是膠底的力士鞋，和軍中阿兵哥穿的膠鞋差不多。在做臺中縣長的時候，終日往鄉下跑，縣府有的是汽車，他也不坐，騎著腳踏車和一個臺籍秘書簡清榆（後任臺灣地政局局長）到處巡視，專門與光著腳板的農民打交道。農民所有的困難，只要提出來，他就設法解決。對於地方公益，鄉下無力負擔，他就由縣府撥款補助。如彰化水利委員會（舊時稱八堡水利會）要開一條新的圳道，以便流水暢通，計劃多年，無法完成，原因是中間有很多地主的土地，誰都不願意將自己的良田變成水路。于國楨親自視察後，認為原計劃不錯，乃不顧一切照案實施。前總統嚴家淦（靜波）先生，於出任臺灣省政府主席時，在彰化縣某一水利工程竣工典

禮上，稱讚于前縣長有魄力，才能使這項工程順利完成。

有意使吳國楨難堪

前臺灣省主席吳國楨對于國楨就沒有什麼好感，他對筆者說：「于國楨完全是漢朝第五倫的作風，現在是什麼時代了，還來那一套？」言下頗不以爲然。這位美國的留學生主席，當然對于國楨的作風看不慣，認爲落伍、俗不可耐，不是一個紳士，怎能爲民父母呢？雖然時代不同了，但爲政者目的同樣都是造福人羣，爲社會爲人民謀幸福。像于國楨這樣的人物，在古時是可以列入「循吏傳」的，不是這些滿口洋文、喝香檳酒、跳交際舞的留學生可以想像的。吳國楨對于于國楨的不滿，另外還有一個小插曲。某次省政府主席吳國楨於某日晚上宴請省府各廳、處長及各縣、市長，于國楨先到了二十多分鐘，各貴賓還沒有一個來，他就告訴招待人員說：我是于某人，現在餓了，請你叫餐廳先來兩個小菜讓我壓壓肚子。招待人員不好拒絕，就叫茶房送上小菜及飯，于國楨就坐在宴客房間門口的一個小桌上（平常係放碗筷的地方）大吃起來。等到快吃飽的時候，吳國楨主席及其他的貴賓都陸續的到來，于國楨就對吳主席說：「謝謝主席，我已吃飽了，不能再奉陪了。」轉身而去，弄得吳國楨啼笑皆非，認爲于國楨故意出他洋相。于國楨討厭吳國楨，但吳是他的長官，他無可奈何，祇有消極的不遵重吳國楨，使吳難堪。

于國楨與我閑談時，曾詢問我說：「老弟，

你看吳國楨爲人如何？」我說：「我對吳國楨認識不夠，不過看來頗像新官僚之流。」他說：「何止新官僚，他看起來是相貌堂堂的白面書生，其實是奸白型的曹操者流。上海撤退前，徐州會戰國軍失利後，吳國楨知大勢已去，一再裝病呈辭上海市長，這種人實在無骨氣，不能持大節共患難。從這點看來，就知道吳國楨不是什麼好東西，奇怪的是政府爲什麼還要重用他？簡直莫名其妙。」他還開玩笑的說：「吳國楨不如此這在于國楨，我于國楨面惡而心善呢！」事隔三十餘年，回憶于國楨之言，可謂識人。

推展黨務別有蹊徑

王祥麟文內言及于國楨曾在天津市黨部服務過。時間太久，已記不清楚，不過于國楨和我談過北平黨部的事。那時北平叫做北京，在北洋軍閥政府時代，國民黨的活動，都是以地下黨部的方式進行黨務活動，當時和于國楨工作的同志，追隨政府來臺的仍有不少人，如最近逝世的立法委員韓振聲以及健在的監察委員張岫嵐女士等。最滑稽的是于國楨選做過北京地下黨部的婦女部長，已故立法委員王冬珍女士（韓振聲夫人）即係于國楨的部下。于國楨是北平土生土長的人，一切社會情形都很清楚，又因出身貧苦家庭，經常與下層社會接觸，表面上以無賴漢的身份到處鬼混，進行黨務活動非常順利，故不爲北洋政府的軍警所注意。談到這裡，另有一個小插曲，民國三十年于國楨做湖北利川縣長時，據說省府委員羅貫華（曾任立法委員）、劉叔模二人，經常

在省府每週例會上攻擊于國楨，言及于國楨在利川縣到處巡視時，一手拿著饅頭，在街上邊走邊吃，實在不雅觀，那裡像父母官的樣子。又說于國楨在路上替農人挑東西，不成體統等。利川縣是個山地縣，與四川萬縣交界，到過四川的朋友，都知道那裏的山路都是石板路，一級一級的臺階，少的百餘級，多的千餘級，由下面往上爬，實在吃不消。農人收割了稻穀，一擔約有百餘斤，走平路就很吃力，何況挑向高坡上走，自然滿頭大汗，常在中途休息一番，于國楨在路上看見了，說：「我來替你挑一挑。」農人起初還不知道他是本縣的縣太爺，日子久了，自然傳出來。羅、劉二位省府委員都藉口認為他的行為有傷官員的體面，但省府府主席陳誠（辭修）認為這才是真正做事情的人，羅、劉二人愈攻擊于國楨，陳誠主席愈加信任他。據說羅、劉二位當年在北平讀書的時候，也參加國民黨的地下工作，年輕人喜歡吵架，這兩位都挨過于國楨的打，事隔一、二十年，羅、劉二位貴為省府委員，仍不忘舊日宿怨，胸襟未免太窄了。

寫的字像螃蟹橫行

于國楨為人豪爽，不拘小節，朋友們私下都叫他于麻子，甚至選加一大字，叫于大麻子，他聽了也不見怪。他為人極端聰明，領悟力亦極強，擅言辭，而有說服力，有時候會裝瘋賣傻，假裝糊塗，做事果斷而有魄力，可惜他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，寫的字像螃蟹橫行，一封信起碼有十個八個別字，假使把別字給改正了，是一篇很通順的

文章。有時他碰見了大學教授或學者們，常說：「我羨慕你們，可惜我是一個貧而又貧的窮子弟，無法多讀些書，這是我最大的遺憾！」

于國楨真能裝瘋賣傻以應付軍隊的苛擾，抗戰時期，有的部隊軍紀不好，在駐地常向地方政府要這要那，使地方機關不勝其擾。據說有某師的參謀長到于國楨那裡又要什麼，于國楨就在那位參謀長面前跪下叩頭，說：「請你饒了我吧！」弄得這位參謀長啼笑皆非，知難而退。

一生坎坷切麵能手

于國楨一生坎坷（至少前半生是如此），從來未享過一天的福。他對於吃，從不講究什麼甜食美味，每日粗茶淡飯，習以為常，只要有一碗陽春麵就好了。他的朋友，都知道他的脾氣，對他的來訪，也不必客氣準備什麼菜。如立法委員韓振聲、王冬珍夫婦住在臺中時，于國楨常到韓府去，如果知道他還沒有吃飯，王冬珍委員就說我來擀麵給你吃，于國楨却要自己來擀（北方土話即做麵條），他還是一個切麵能手呢！

他從蘇聯回國後，住在南京孝陵衛的中央招待所，由陳立夫主持，專門收容從蘇聯返國的學生，大概經過考察一番後，沒法派任工作。又據說陳立夫要派他到雲南的一個舊錫礦去工作，那時還在抗戰之前，他和陳立夫吵着說：「你想把我充軍到雲南去。」拒絕前往。從此和CC派鬧翻。他一時找不到工作，終日如坐愁城。抗戰開始後，仍然一籌莫展，文不能捉刀，武不能上馬殺賊，真是「冠蓋滿京華，斯人獨憔悴」。直到

鄧文儀（雪冰）將軍出任成都陸軍官校政治部主任時，因鄧將軍也是留俄同學，就發表于國楨為軍校政治教官。抗戰期間，他雖然生活艱苦，總有一碗飯可吃，不必到處流浪。可是，不久他的霉運又來了，黃達雲將軍（杰）那時是軍校教育處長，看見于國楨服裝不整，不像一個教官，簡直是薛仁貴征東的伙頭軍，遂予斥退，於是于國楨又失業了。于國楨呼天天不應，叫地地不靈，世界雖大，竟無容身之處。他曾和我說，這個時期，他有好幾個月吃稀飯，甚至有一兩天還餓着肚皮。人在萬難的時候，總要掙扎，無法只好去做小工，雖然錢不多，總可填飽肚皮。他曾說當小工也不容易，有時四川雇主，聽見他是外省人就不要了。

時來運轉當上縣長

人總不能一生都走霉運，他也沒有想到扭轉他命運的是陳誠將軍。陳誠那時是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主席，正在實行「二五減租」及物物交換、平價供應等新經濟政策。陳誠之大名，于國楨當然曉得，但無絲毫關係，亦從未想到要到陳誠那裏去做事。那時政壇上流傳一句「辭修路線」，是說假使能與陳誠拉上了線，做官的前途就非常光明了。

真是時來運轉，天無絕人之路，于國楨在重慶碰到了王陸一（也是留俄同學），王陸一曾任監察院秘書長及監察使等，當時王陸一是軍紀巡察團的團長，正從湖北戰時省會恩施返渝述職，王、于晤面後，于國楨就傾吐他苦難的經過。于國楨

然剛強，也難免落下英雄淚。命運之神，把他難折磨得够了，於是幸運之手，又轉眼來照顧他了。

王陸一是陝西人，能詩能文，有陝西才子之稱，為已故監察院長于右任在大陸時之重要助手。他聽到于國楨之遭遇後極為同情，他說：「我和陳辭修（陳誠）將軍處得不錯，我也介紹過幾個留俄同學給他，如湖北省第七區行政督察專員李毓九（來臺後曾任紙業公司總經理，已故）、糧政局長董××等，不過陳辭修將軍為人嚴厲，最恨貪污的人，是不好侍候的；但陳誠為人正派，不同於一般官僚，你的操守，我信得過，總要能表演一手才好，我回去就幫你介紹，工作之好壞，就看你的運氣了。」

王陸一返回恩施後，就向陳誠介紹于國楨說：「于氏其貌不揚，但是一個能做事情的人。」那時適逢利川縣長張某以「恣情豪賭，破壞官常」的罪名免職，陳誠就派于國楨為利川縣長。于國楨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居然能做起縣太爺來了。據于國楨後來告訴筆者辭公召見時說：「你好好地做，我不會虧待你，否則的話，我也決不姑息。」一開門見山的兩句話，使于國楨終身難忘。利川縣長任內，他做得有聲有色，王祥麟文內介紹甚詳，茲不多述。後來，他由利川縣調升湖北省第六區（宜昌）行政督察專員，抗戰結束前又調湖北省第七區（恩施）行政督察專員。勝利後，熱河省主席劉多荃請辭，那時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保薦行營參謀長徐啓明將軍為熱河省主席，中央以徐氏人地不宜，由陳誠將軍推薦的范漢傑將軍（廣東大埔人，黃埔一期）繼任。范漢傑當時是兵團司

令，正率軍在錦州地區作戰，不能到任，遂由國民政府明令發表于國楨為熱河省民政廳長兼代主席，這于國楨所做過最大的官，雖然不是正式主席，但政府明令發表為代理主席，也算是封疆大吏了（如滿清時代的署理總督或署理巡撫）。

唐山市長三等車客

于國楨在熱河不到一年，因軍事逆轉隨軍撤退返平，那時楚溪春為河北省政府主席，邀請于國楨為唐山市市長。唐山雖是一個省轄市，但因開灤煤礦經英國人數十年之經營，已形成工業都市，與北平、天津鼎足而三，是一個重要的地方。

傳說他履新的時候，唐山市各界首長都到火車站去歡迎他，待火車又開走了，還沒有見到于國楨的影子，大家都以為于國楨臨時改期，掃興而返。孰知于國楨是坐了三等車，下車後被包扛在肩上，一步一步的走向市政府，這是他的僚屬現任國大代表孫鴻鈺君告訴我的。一直到華北劇變，楚溪春為北平執法總監，又請于國楨任副監。到北平圍城時，楚溪春告訴于國楨說：「老子，你雖是一個老共產黨，但中共進城後，也饒不了你，你還是快走走吧！」臨行時楚溪春送他一百銀元作為旅費，遂乘機脫險。

對陳辭公感激涕零

民國三十七年冬，先總統蔣公引退前，發表陳誠將軍為臺灣省主席。陳氏以病尚未復原，恐難勝任謙辭。蔣公回電大意謂事急矣，務使臺灣成爲一片乾淨土，以為將來之反攻基地。記得多

年後，大概是民國五十年左右，陳誠以身體欠佳爲由，請辭兼行政院長，蔣公批曰：「國事如此，你我不負責，誰來負責？」足見先總統蔣公對陳誠倚畀甚殷。

三十七年多于國楨自平抵滬，即乘輪來臺，陳誠將軍發表于國楨為臺灣省政府視察室主任，爲時半載。臺灣省剛開始實行「三七五減租」，于國楨在利川縣長任內辦理「二五減租」經驗豐富，而臺中地區大地主甚多，須要有魄力、有經驗之人員始能勝任，遂發表于國楨為臺中縣長（舊時臺中縣轄有今臺中、彰化、南投三縣之地）當我把省府會議，剛通過他爲臺中縣長的消息告訴他時，他極爲高興的說：「我又可以做點事了。」

在他尚未接臺中縣長以前，有一次我在省府宿舍內，看他悶悶不樂，好像有心事的样子，詢問的結果，他說：「我的老婆和孩子仍住在湖北恩施，現中共軍已由武漢向西急進，看樣子不出一個月恩施就要淪陷，怎麼辦？我沒有錢，怎麼接他們出來？我昨夜一夜未眠，繞屋徘徊，不知如何是好？」我二人相對無言有數分鐘之久，我說可以請陳主席辭公設法協助。他說：「不行，我能向辭公借錢嗎？」我一時靈感到來，想到那時湖北最後一任主席朱鼎卿（曾任軍長，爲朱懷冰之堂弟）已率領省府人員遷至恩施，可請辭公致電朱主席設法濟助。他說：「好，這倒是一個辦法，我腦筋都糊塗了，一事不煩二主，老弟你替我寫個簽呈。」第二天簽呈上後，陳主席即批「照辦」。既然簽呈批下來，我們便馬不停蹄地辦理繕稿等手續，請譯電人員速爲發出。電報到

達恩施後，朱主席就送于夫人數百銀元，並派人護送于國楨家屬至重慶，再由渝乘飛機飛港轉臺。于國楨常說：「我全家的性命，都是辭公所賜，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辭公。」于國楨一生中從未佩服過任何人，惟對陳誠將軍真是感激涕零了。

不懼權貴認真工作

他在臺中縣長任內，除徹底執行「三七五」減租政策外，對省府各項政策，都能順利的完成。如整理稅收，曾達百分之九十九點幾，為全省第一，如無死亡絕戶及土地流失，可以說是百分之百的完成。民國三十九年舟山國軍撤退來臺，省府發行有獎儲蓄券（以後可以抵價兌款），分配各縣銷售以備軍用，臺中縣分配四千萬元（那時這數字是很大的），限期一個月完成。未到二十五天，臺中縣政府即電告主席吳國楨提前完成，經報紙披露後，各縣市紛紛打電話來問：「你們怎麼搞的，我們還未推銷出去一半呢！」當時的財政廳長任顯羣曾和筆者說：「如果縣長都和于國楨一樣，我們就可以高枕無憂了。」他處理縣政，一切均為老百姓着想，不畏權勢，不怕困難。他到臺中縣後，那時臺中縣農會理事長林雲龍，為臺灣名紳林獻堂之子。于國楨認為農會係農民的組織，大地主怎可做農會理事長，遂下令改組農會，後由彰化自耕農陳萬福繼任。又有一個地主林某，在「三七五」減租時，私自與佃農簽約，隱瞞實情，這是違反減租法令的，于國楨遂下令將該地主收押。這些地主不是土包子，也懂得法律，申請法院以提審法，令警察局將人放

出。警室局長報告後，于國楨說：「不要理他，一切由我負責。」第二天于國楨就到臺中地方法院，把首席檢查官大罵一頓（這位首席已忘其名，僅記院長為池彪），法院亦無可奈何。在前面所記，推銷儲蓄券時，省營工礦公司沙鹿廠，廠長某君拒絕接受，曾言我們是公營事業，不歸你們縣政府管轄。于國楨據報後即令警察局把他收押，直到工礦公司負責人道歉，並接受儲蓄券後，才把這位廠長放回。

于國楨工作認真不避豪強，對於上級命令，如有不合理的地方，他也置之不理。再舉一例，民國卅九年國防部認為沿海一帶大多是水田，戰車運用不靈活，為防止共軍攻臺，要求一公里以內留一早道，互相交錯，成一十字形，以便將來戰事發生時，戰車可以到處通行。（這純以軍事觀點來着想的，那時臺灣糧食不足，政府以大量金錢來整修水利，目標是年產一百二十萬噸，臺灣的良田都在沿海一帶，假如到處留有早道，不能種植糧食，不但增產目標不能達到，連日本人臨走時的八十萬公噸，都不能達成。）於是國防部會同省府有關單位，如糧食局、農林廳、警務處等合組督導團，到各縣去督導實施。這種似是而非的主意，也不知是誰想出來的。中國政治最大的毛病，是科員政治，當主管的只知蓋章，不大用腦筋。像吳國楨這樣的聰明人，何嘗不知道這是行不通的，他如果不加阻止，就證明吳國楨是個官僚，但吳國楨不願意得罪國防部，所以就暫且由他們亂搞。于國楨接到公文後，置之不理。督導團到縣後，認為臺中縣起步太慢，人家各縣已開

始辦理了，臺中縣應該領頭才是。于國楨不願意跟這些單位的小蘿爾頭爭論，乃以打哈哈的方式敷衍過去。待陳誠長官（東南軍政長官）從舟山羣島前線歸來，批示：「此案不可行」命令到達臺中縣府時，國防部的公文，早已束之高閣了。

參加競選雖敗猶榮

大家都知道于國楨競選彰化縣長失敗，其實他也不知道希望不大，只是要試驗一下民主到何程度。他沒有錢，那些農民們自帶便當為他奔走宣傳，熱情可感！結果他以六萬餘票落選，他還滿意的說：「我未花一文，還有六萬餘人支持我，使我非常感動。」他在競選的時候，陳兼院長向筆者說：「于國楨有無希望？」我答：「恐無可能，臺灣初次民選，以地域觀念來說，難以突破，同時封建力量仍可左右一切，外省人是難以成功的。」（那時沒有黨的提名制度）民國四十二年，于國楨罹患風濕性心臟病，情形嚴重。陳兼院長知道了，要他到臺北來醫治，因那時臺灣不像今日的醫藥發達，臺中地區較臺北落後。筆者奉命至國防醫學院，與盧致德院長接洽，請他安排床位，于國楨即至小南門前陸軍總醫院醫治。據院長楊文達將軍告訴我，于國楨病情嚴重，但醫生們會盡力挽救。留醫期間，他的病情曾一度好轉，惟塵緣已盡，再好的醫生，也難挽回其生命了。

一清如水報答知遇

于國楨逝世後，今總統經國先生曾親臨靈堂致祭，留俄同學如王新衡等不下數十人，也前往

殞儀節弔唁，皮以書女士亦在內。最令人感動的是，臺中地區農民組團來臺北祭拜者，亦有七八起，年老的農民，竟在靈前痛哭失聲，于國楨之甘棠遺愛，可以不朽矣。

于國楨是一位奇人，有華北怪傑之稱。綜觀其一生，最初到處流浪，受顛沛之苦，吃盡了人間的苦味，但他寧折不屈，不願向人低頭的毅力，令人佩服。他既無學歷，又無資歷（指其未得志前），而雄心萬丈。「世有伯樂，然後有千里馬，千里馬常有，而伯樂不常有。」故為千百年來，有才識之士所常嘆息者。于國楨是一個真正一清如水的好公務員，以報答陳誠將軍的知遇之

恩。他一生沒有穿過一件好衣裳，當然也沒有什麼好享受，在別人看來，他是一個傻子，人生苦短，又何苦來哉！這就是他的偉大之處。孔老夫子不是說過嗎，「一簞食，一瓢飲……回也不改其樂。」于國楨亦樂在其中矣。

最後，我對這位老友，謹致無限的懷念之忱！

辜鴻銘二三事

董靜如

孫中山先生曾經說：中國有三個精通英文的學人，一個辜鴻銘，一個伍朝樞，一個陳友仁。而他們三人之中，又以辜鴻銘的語文造詣，最為中外人士所推崇。

辜鴻銘，福建晉江人，原名湯生，又號立誠，自稱「慵人」。他自幼在香港學習英文，根基深厚。長大以後，又留學英國，獲得博士學位，是中國最早的留英學生之一。辜鴻銘不但精通英文，而且通曉拉丁、希臘、德、法、俄各國文字，並遊學於歐美各國，益增廣其識見。三十歲時學成返國，窮究經、史、子、集等中國古典學術思想頗有心得，他曾感動而興奮的說：「道在是矣」。於是將十三經中的春秋、論語、孟子等經典名著，翻譯為英文，傳播到歐美各國，西人因而從他的著作中得知中華文化博大精深。他同時將遍遊西方各國的考察心得，參酌記載我國歷代文官制度與政治體制的典籍，寫成論文發表，辜鴻銘的大名，因之揚溢中外，贏得了世界各國學術界人士的讚譽。

辜鴻銘不但能流利的使用各國文字，他在國學方面的造詣尤為深厚。一次日本某學社邀請他演講，講題是「論中國文化之精髓」。要將中華五千年文化濃縮在一、兩個小時的講演中，沒有積久的功力及超人的口才，是難以完成的，更何况是在與中國文化關係密切的日本呢！然而那天，辜鴻銘一襲藍布長衫、紅頂瓜皮帽，腦後拖着一條長辮，從容容地登上講臺，利時歡聲雷動，羣衆像瘋了般地鼓掌。掌聲稍歇時，他便開始滔滔不絕、口若懸河地發表他的演說，全篇洋洋灑灑，一氣呵成，不但全場觀衆為之動容，就連站在一旁的翻譯人員亦為之瞠目結舌。因為他闡述的內容都是四書五經的精髓，而他所使用的語句，全部是最精闢流利的英語！這場演講，使日本學界對辜鴻銘佩服得五體投地，由此也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壇上的地位。

辜鴻銘以西文翻譯中國經典，與林琴南、嚴幾道同列為清季三大翻譯家，但他為人並不因為淵博的學識而顯得道貌岸然；相反的，他生性詼諧風趣，且是個多情種子。他曾娶一位日本女子吉田貞子為妻，結婚十八載，愛情彌篤。不幸貞子病逝於武昌，辜鴻銘在悲痛之餘，為她寫了一首悼亡詩：

「此恨人人有，百年能有幾。
痛哉長江水，同渡不同歸。」

辜鴻銘將貞子葬於上海西人公墓，親題碑銘：「日本之孝女」。

辜鴻銘不但對女人多情，還有個家所周知的癖好——喜嗅女人小脚。他認為唯有女人解開纏脚布時的臭味，能够觸發他的靈感，使他文思泉湧。他並將「妾」字分作「立」、「女」二字，解釋為：「妾者，立女也，當男子疲倦之時，有女立其旁，可作扶手之用。」有個美國婦人聽了他的論調，很不以為然，反駁道：「女子疲倦時也可以男人作扶手呀！男人既可多妾多扶手，女子為何不可多夫呢？」辜鴻銘毫不猶豫地幽默答道：「世上只有一把茶壺配四隻茶杯；難道閣下見過一隻茶杯配上四把茶壺嗎？」



①于國楨(前排中坐者)任台中縣長歡送黃皆南入伍合影留念。(文見第10頁)
 ②前排左王世昭，右曾后希。後排左起：蔡鼎新、何敏、黃景南。(文見70頁)

